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宫保鸡丁的滋味

 **eBOOK**  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## 宫保鸡丁的滋味

曹志涟

滚热的油烟直冒，一铲子，黑亮亮的鸡丁争相落入油中。爆炒数下，冷热生熟瞬间代换；再俐落几铲炒进各色佐料，顿时香味喷面而来，全身神经为之颤奋，毕生期望系之一尝——境界！这就是境界！

“好……”香字还没出口，他就被自己的叫声惊醒了。心还流连在未起锅的鸡丁，身却已无情地处在无声无味无伴的黑暗里。

双手捧着脸，他长叹一声。已经是第三夜了，连续的宫保梦。每个程序，从下锅到喷香，没有一步漏的，可是就是吃不到，吃不到！

他颓丧地倒回枕上，发现枕头又湿了半边。想必是馋得紧，嘴巴都封不住水汪汪的馋劲。翻了个身，挨着半面干枕，半睡半醒地想着宫保梦的原因。是工作的煎熬导致自己下油锅的联想？还是生活的单调乏味，使他渴望一种大辛大辣的痛快？

两条死路，引得他来回碰壁。

痛苦不堪。

睡不着又醒不了。

仿佛在水中半浮半沉，一会儿看到水面上的世界，一会儿见到水面下的世界，二者硬是溶不到一起；泳者既游不到彼岸，也踩不到水底，只有在界线上下挣扎着。

就这样，他挣扎到天明。

宫保鸡丁又反覆炒了几回，可是他还是没吃到。

一、

人群在灯号和车阵的牵制下，忽聚忽进忽散。偶而一两个性急的，等不到人群结集就只身投入车海中，居然也能全身而过。

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习惯性地看着人群的流动。

平时他总是暗骂独行者的玩命愚勇，可是今日却一改嘲讽，大大地为每个冲锋者喝采，视他们的成功为自己的慰藉。

精神关照了几个不要命的安全上路后，他忽然停止了这个活动。一回身，他跌坐到椅上，开始为自己的无聊行为感到惭愧。

说穿了，他只不过是想把梦中吃不到的赶快在现实中吃回来而已；因此他在主人点完菜后，突然又要求加一道宫保鸡丁。

主人一听，发起急来直说：“这是广东馆子，哪来的宫保鸡丁？早知道你要吃辣的，我们就换个地方了。”

香港经理不以为然地眉头一皱，大广东式地拍着胸脯说：“你们客人要宫保鸡丁，我们也做得出来，这是小菜，没什么难的。”

主人见经理成竹在胸，就顺着点了一道鸡丁。经理走后，全桌人不禁取笑起他来，所幸他心有所寄托也不甚介意，而且还自我解嘲地扯了一个不相干的淡，逗得大伙乐得很。

一笼笼的点心陆续端上台面，蒸的，炸的，甜的，咸的，罗列一桌。

众人举着狂啖，只有他浅尝即止虚腹以待宫保。终于一盘热腾腾的菜自天而降，落在蒸笼之上。“宫保鸡丁！”香港经理郑重宣布。

他定睛一看，脸色一变，猛回头，拉住经理问：“这是宫保鸡丁？”

“是宫保鸡丁！”经理毫不迟疑地说。

他很不满意地转回身，指着鸡丁跟大家说：“这哪是宫保，你们看，白的。”

众人放下碗筷，审视着这盘鸡丁。

“是白了一点。”

“白一点无所谓，够咸就好了。”

“黑才香！”他不悦地说。

“黑白一样香，别挑了，吃吧！”主人打圆场道。

一个客人安慰他：“宫保就是花生嘛，你看有花生，有鸡丁，这就是宫保鸡丁了。”另一个立刻反驳说：“什么，宫是指红辣椒，宫保鸡丁应该是宫爆才对，就是用红辣椒来爆的。”二人正要相争，主人劝住了：“不管怎么，这盘鸡丁有花生，有辣椒，是真的了，大家吃吧。”

他被众人说得满肚生火。一向无人敢跟他唱反调的，今天才略表意见就遭全体的一致否决。这或就算了，可是同桌的人不但迅速瓜分了鸡丁，而且还同声大赞好吃。如此一来，他倒是骗子了。

至席终，他还是拒尝宫保；主人请客相托的事，他也赌气拒绝帮忙。

他翻了翻记事本，发现往后几天的应酬没一家是在川湘馆的。看来川湘馆已不是主流了。

有段时间，他自己也很排斥这些家乡菜；吃了一辈子了，想换换口味。所幸大都市小世界，各方菜系说得出的都有，他也随波做了几年世界食客，对自己胃口的国际开放十分满意。不料近日口味日蹙，常念辛辣；再加上梦中老被吊胃口，引得异发嘴馋。他等不了川湘馆了。

连下几日，他尝遍了南北馆子的宫保鸡丁。累积的经历，比梦境更荒谬。梦中吃不到的，感觉上是真的；可是现实中吃到的，却都是假的。江浙馆的黑却过甜；北方馆子蒜味太浓；台湾小吃是用辣椒酱炒的，完全走味。在他屡败屡尝之际，他的宫保狂渐在朋友中传开，往往不待他开口，宫保鸡丁已和鱼翅并列菜单，在国宴的排场上，小家碧玉地客串一角。后来，人们为了讨好他的宫保癖，干脆一律请他上川湘馆。这一来，他的挫折感更深了。

## 二、

“宫保已死！”他沉痛地告诉自己。此刻他刚走出大都市中最后一家川味小吃，站在骑楼下望着自天而降的毛毛雨。

他是一个不善回忆的人。而这家小吃店，那怕是屡次迁移，外貌全失，仍难忍地勾起他许多回避多年的影像。不忍怀旧与惧怕怀不了旧的心情，使他延到最后才单独来到这儿。

“开堂”二字，的确熟稔地令他的心狂跳一阵。兴奋地推门进去，里边依旧是清雅的小桌摆设，巴掌大的蒸笼摞得山高，在屋的一角喷着烟，满室麻香。

一坐下，一个年轻女侍就殷勤地捧着小菜托盘走到他面前。

左右挑选要了几样后，他忍不住问起：“你们老板就是二十几年前中华

路那家的吧？”小姐没好气地回他：“先生，没想到你那么年轻，又不是七老八十居然也会问这个问题。二十几年前我还没生呢，怎么会知道？”他听得扫兴，赶快点了鸡丁，就别过脸无聊地看着店外世界。又是小巷风光，人车相争的情景。若是自中华路二楼看出，正好可对新声西片的电影看板。川味和西方的象征奇怪地混成一个感觉；就好像母亲带着川音说英文，特别动听一样。

- - 他的思绪停了数秒。

重新流动时，他小心地把任何导向过去的可能性一一消灭。自从数年前母亲毁形而逝之后，他为了保持情绪的持续高昂，常须做这种思想消音的工作。后来，回忆在努力的抑制下，已不再自然重现。然而在这家店里，往事硬是像那股麻香，管你坐在哪儿都笑嘻嘻地朝你扑来。所幸的是店子一角传出的流行梦呓，倒是有助抵挡思潮的。他回头去找音源，声量不大也不小，恰巧在穿透思绪的波段上，难以忽视，进而难以忍受。

两个小姐聚在角落守着录音机笑闹着。第三个则对着镜子挤压面部。他想叫小姐把音乐关小点，但又怕惹了她们，只好叹了口气转回头来。才转到一半，他注意到在他侧后方坐了一个年轻女客，也正偏着头看着录音机的方向。她面前放了几个蒸笼，细长的手中持了一个汤匙，里边又盛了一个抄手。她皱着眉，心里像是在盘算什么，继而摇摇头，垂首把抄手吃了。

他发现她的吃像特殊斯文：一个个抄手慢慢挑起，再缓缓地放入口中。嘴唇被辣椒刺激得泛红，悬胆鼻不断地抽搐着。她拿起纸巾，按着鼻子，忽然眼睛一抬，黑白分明地瞪着他。他吓了一跳，警觉到自己是转着脸看她，太过昭然了。他赶快抱歉一笑，头归正位。虽然看不见她了，他还是想听她的动作；可是那不大不小的音乐偏偏干扰着他接收她动作的讯号。而此时，他的宫保鸡丁来了。

他把小菜挪到一旁，置宫保于正中央，以虔敬的心审视着：色是正的，香是对的，至于这味儿……他迫不及待夹起一块送入口中，都准备好开口称赞的，却实在失望地吐不出一个字来。他不明白全市上千的川湘馆，为什么炒出的宫保鸡味儿完全一样？那怕是路边的葱油饼铺都是各有个性；宫保鸡丁集甜酸咸辣麻为一体的复杂滋味却一点劲都没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他带了三分火地把小姐叫过来问：“你们厨子是不是四川人？”女跑堂当下顶了回去说：“先生，什么时代了，哪里去找四川人？这些菜谱上都有的，谁不会做？”他气得无言，含糊支走小姐，继续埋头无味地吃着。此时，耳畔忽然传来一阵轻笑，方向是来自右后方的女客。他回头看去，发现蒸笼碗碟仍在，可是人却不知去向了。

### 三、

“人类社会想必是定型了……”他躺在床上思考着，眼睛看着窗外的雨势。原先的毛毛雨已转成暴雨，大力地打在落地窗上。累积的城垢被雨水冲刷下来，到地时无色的天水已成污水。

下大雨时能即时回到干而温暖的家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。可是他在享受之余仍不忘检讨刚才发生的痛心遭遇。“可真是没别的好奋斗的了，居然为个宫保鸡丁费了那么多的精力。”他自嘲地苦笑。数星期的搜寻里，他突然意识到游走其中三十多年的社会，和自己想像的不太一样了。其他的社

会，传统都是珍贵地保留在集体记忆中，只有自己的社会，十年一代，前一代的感觉到下一代没几样是保留下来的——变味的宫保就是他的证据。

人人都吃过宫保，家家都会做宫保，可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真宫保，只有他知道。要他说出个道理来，他却又说不出；而那些不知宫保的，倒是个个有一套宫保观。“真是疯了。”他舒服而难过地想着。

天越来越暗，光线越来越弱。可是奇怪地眼前的世界反而呈现出一种灰质的清晰；明暗和光影对比的增加，使事物的轮廓反而更明显。他还是想不起那位女客的样子。记得是耐人寻味的；可是数秒之中，实在很难鉴定出是个什么味儿。

他想她是鬼。明明没看见她出门，她却走了；明明听见她的笑声，她却消失了。怪物。

忽然，他感到一阵寒意，立刻伸手把灯打开，顿时房间大亮，光影全失。

#### 四、

她在大雨中跑下公车后，才发现伞忘在车上。心一横，一路顶着雨跑回家去。换上干衣，盘坐在床上读着买回来的书。没两页，电话响了。是晚香。说要来找她。三个月没说话了，突然摆下脸登门求见一定有要事。她暗想。挂了电话，她想起了小吃店碰到的那个疑汉。

孩童般的羞涩和渴望错了位地挂在六尺之躯上。才看第一眼，她就判定这个人是在远方游子回来寻根的。他和小姐的对话更肯定了她的判断：“嗯，还想这个馆子为你二十年不变吗？”她暗笑他。她一向喜欢占着角落位置观察众生；读脸是她独行多年培养出的乐趣。她总以为自己是隐形的，高姿态掌握一切生肖，可是今天却这个疑汉反将一军。

这个人看人也太没技巧了，她不高兴地想着。尤其是在她想努力止住鼻涕的时候；太不给面子了。不过，他惊惶的样子倒是挺可爱的。

离开小吃店时，瞄到他疑疑地打量宫保鸡丁的模样，那架势，颇有格物致知的精神。她不禁又暗自偷笑。推出门去时，听到他问的第二个问题，引得她回头再看他一眼，想看看和社会脱节的样子是如何的。失望的他让自己同情心大作，合上门时，突然觉得寂寞起来了。

晚香来时已经十点了。姊妹俩无言地坐在客厅，电视的青光在脸上一闪一变。晚香耐不住僵持，拿起摇控器，用力把电视关上；她立刻拿起音响的摇控器用力按开扩大器，顿时聊天节目的愉快笑声尴尬地流动在空气中。她最讨厌妹妹凡事不尊重她的态度。

晚香翻了个白眼，忍住情绪对她说：“暗香，拜托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”暗香又一按摇控器，换了个音乐台，可是音量并未减小。她转过头看着晚香等待着，后者没好气地陈述道：“最近又有人要为我介绍朋友，日期还没定，我希望你到时候帮我去鉴定一下。”暗香一听，翻手就把音响按关，迅速回道：“何必要我的意见，你听过吗？”晚香不理她，站了起来说了一句：“或许这次会啊。”说罢，她走了。

才关上暗香的大门，晚香的僵脸立刻变成笑脸。她知道暗香会去的，因为她对人有不可理喻的好奇心；况且多年经验，只要自己开口，姊姊没有不依她的。

其实她当然不需要暗香的建议。自十八岁起，她就没听过暗香的。她要暗香做的是她的陪衬而不是军师。

每次这种情况她都拉出她来坐在身旁。暗香人直，常说些不动听的真话，她只须在一旁低声浅笑，对方立刻顺势慑于经营过的娇美，自然倾倒。朋友还须套招，暗香生来就是她的绿叶：暗香刚，她就柔；暗香淡，她就浓；暗香严，她就随和；暗香丑，暗香丑，暗香倒不丑。三十几的女人了，脂粉不施，也能动人。可惜就是个性太烈，没有男人敢近身。

所以她不把暗香放在眼里。

要见面的这个人物，她早有所闻，只是苦无见面的机会。这次终于获得辗转推荐，更不能轻心。她一路盘算着如何营造相见时的气氛，想得兴奋，差点撞上一个没头没脑奔出来的过路人。

## 五

抢过快车道确是一种艺术。他从亲身的实验中体会到。

时机要算得准：不只是自己步行的速度，以及垂直方向行车的速度，还得揣测驾驶者和自己的决心何者为强。当然方向盘的操纵者对行人是不会有好感的。自己开车多年对此甚有把握。所以在尝试做行人时，必须高估开车者置人于死地的潜能，胆大而心细才能平安渡过并享受到玩命的刺激。他注意到一些道行高的，能无视车辆的速度，以持一的步伐轻松渡过。这该是境界了。至于他，还停留在瞻前顾后的阶段——实在是，留恋太多，难以超脱。

宫保癖已够怪了，现在的马路经更引起朋友间的议论——他疯了？虽然在事业决定上，他的表现依然正常：料事如神，英明果断。可是在人生态度上，他变了。

以往，他的座右铭是志在必得，手段上常在所不惜。难怪有人说他狠。现在呢，却变成可有可无，方法上也改为水到渠成，不再勉强。由操切到和缓，所以有人说他成熟了，有人说他老了，有人说他该成家了。最后一个的看法倒是引起不少回响。他的工作狂常留不住女朋友，现在步调慢下来了，大伙心里想，时机该成熟了吧？借用一下他的马路经：垂直方向行进的两点终于可得出一个速度使彼此在一点交会了。

他也知道自己不一样了。原有的价值观忽然被尝不到的家常口味给打乱了。

到底宫保鸡丁对自己的魔力在哪？到底自己想吃的滋味是什么？他茫然。老实说宫保鸡丁四个字所代表的已没有任何具体意义了；好像一个字看久了之后，就不知道是什么字一般。唯一可凑得出的，就是提供他自信人生一个可笑的挫败，或者说一个了悟的机会。过去天下事自他看来只有一种，就是可求的；现在多了一类：不可求的。可求的至终多是可舍的，而不可求的常是永恒珍贵的。

以此类推，求不到的宫保也因此莫名地成为一种抽象的珍贵象征。一旦抽象起来，更没有什么实际的味道可以定义的了。所以他也只有老吃不到，永陷在失望的轮迴中。

周围的朋友体会不出他内心的变化，依然为他点着宫保鸡丁，鼓噪着要他吃。而他，既然无所谓期待，也就将就。这在朋友眼里是随和的表现，

于是他们就开始积极地贯彻他们的决议，为他物色对象。之后，聚会上的两项公式就是一个了无味道的宫保鸡丁和一个典型女子。他已麻木了。他开始沮丧。他想起她。如果宫保鸡丁的滋味是抽象的，则她根本是无相的。他尝试在各个女子的身上寻找她可能的样子，却只能找出她不可能的样子。有时他想，何必为一个印象否定所有眼前可及的女子？可是这个无“有必要吗？”开车的晚香谴责地问她。

是没有必要。完全没必要。你们可以吃一辈子的假货，然后说那是真的。

“可是不行，”暗香告诉晚香，“而且我无法容忍。”

“你跟姓杜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故意出我的丑？”晚香吼道。

“沈晚香，该你的就是你的，不该你的就放手！”暗香下车后回头对妹妹说。

“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别想了！”绝尘而去之前，晚香撂下了最后一句话。

她找出杜甲的名片，端详着。什么名字，像是一个代号，等于一对不想花心思想名字的父母。眼前又看到杜甲诚惶诚恐地递名片的样子。“沈小姐，你的电话号码……”他轻声地问。温柔的态度和吃饭时呼风唤雨的霸气全然两样。当时她心一软，就告诉了他。现在，她后悔了。

突然间，她手一合把名片揉成一团，扔进书桌边的字纸篓中。

凡是晚香碰过的东西，她都不要。

在妹妹出世前，她是父母宠爱的焦点。晚香出生后，五岁的她惊于关切的转移，慢慢地才适应了减半的爱和迅速长大的妹妹。往后的日子，她的东西只要晚香要，母亲就会仲裁给妹妹。她永远得让，得给。时间一久，只要晚香眼光注视的，暗香就不愿再接触，她要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剥夺不了的东西。

奶奶的爱就是。奶奶永远是自己的。

她走进卧房，在衣橱里翻出一本旧照像簿。第一页，贴着奶奶和小暗香的合照。尘封多年，今日想念，是因为跟晚香“夺”一件东西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成年以来建立的世界是晚香绝不踏入的，今天的事件，使她必须找出一件晚香得不到的来安慰自己。

看着奶奶的笑容，想起了多少次自己被爆红辣椒的烟呛得直往外跑，一会儿又被宫保鸡丁浓烈的香味给诱回。奶奶混身熏成宫保，笑着叫她来尝。才五岁的小孩，已训练出吃辣的本领。这是晚香一直练不成的。眼前忽地浮起刚刚晚香被宫保辣得眼泪直打转的样子，深红的唇彩也被油给渲花了。她把相簿放在床上，小心地把合照撕下。所幸妹妹不吃辣，带辣的菜她都可以独享，因此她就更喜欢吃辣了。

暗香把照片拿到客厅，倚在茶几台灯座上，专注地看着。小时候有大人顶着的安全感又回到了她孤独的心。“你不要只会批评，有办法就做一盘真的！”晚香在车中叫道。

她转过头，潜意识里想避开晚香的舌锋，可是思绪却摆脱不开。晚香数落着多少年她给她带来的压迫感：“你最有品味，好坏只有你知道。有本领就把道理说出来给大家听听，艺术又不是玄学，为什么不公开？”正纠缠得紧的时候，电话响了。暗香一惊。又是她。还不肯放过我，要怎么样你才够？暗香自沙发上弹了起来，伸手就把电话线给拔了出来。

响了五声，杜甲赶快挂电话。或许睡了吧，他看着沈暗香的号码想着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这宫保鸡丁根本不对……”她说。大家还正交相赞美时，被她一盆冷水泼得目瞪口呆。

事隔两小时，杜甲心里还在叫好。痛快。他拿出一张纸，准备把沈暗香的谈话抄录下来。

- - 宫保鸡丁的滋味

沈暗香沈暗香沈暗香沈暗香说宫保鸡丁虽有糖醋却不该酸甜，麻辣才是正味。这盘又甜又酸又辣的鸡丁入口之后只觉得口腔先甜后辣两颊发酸，完全没有整体的滋味，了不起只是测验味觉的工具而已。沈暗香沈暗香沈暗香沈暗香说。

唉，沈暗香。我想再见见你。我想见见你。我想见你……杜甲把多余的字一个一个贡掉，最后只保留下“想你”二字。这是他今夜心情最真的写照。

## 六

三角形，方形，圆形，直线的“沈”，“暗”，“香”，三字图案陆陆续续出现在各类杜甲用过，看过的纸张上。他甚至找人印成浮水印嵌在自己信笺的一角。他喜欢她无所不在的感觉。可是实际上，她却失踪了。电话永远没人接，而且他竟然没有她的地址。

杜甲以为只要有电话号码，人就在他的掌握中生了根。现在他可是彻底地慌了。他除了沈暗香三个字和一连串的七位数字，以及一张迷人的笑脸外，他对这个女子事实上是一无所知。他去问当晚在座的朋友，可是大家只有猛夸晚香的好处，却不肯透露暗香的行迹 - - 除了暗示他们是不会合得来的。可是外人懂什么呢？沈暗香是他的亲人，天下只有他知道，没有人能否定他。这不是一盘宫保鸡丁，每个人都有说话的份。

他实在是等不及了；不择手段，他找上沈晚香。

沈晚香明艳动人，见多识广，的确是干记者的好材料。只可惜，自己实在没有办法跟记者做朋友：今天的知心话，明天的访谈内容。这种人的职业道德似乎永远大过朋友道义。杜甲隔着桌子审视着晚香。

昏昏然的烛光闪烁在二人的脸上。实在是太暗了。他又一次在心里抱怨。该去一家大亮大闹的，或许话也就自然地说出来了。现在被情调压着，只好委曲晚香继续描述这两天采访上的趣事，自己则陪着胡里胡涂的笑脸。

晚香早想住口了。可是整晚杜甲噤若寒蝉，满脸“无可奉告”，使她只好咬着牙撑着这场独脚戏。她虽然口里滔滔不绝，心里则飞快地打转，不断地根据杜甲表情的些许变化来修正自己的故事。可是她真累了，而且越来越不高兴。忽然，一句子还没说完，她停住了。

只有烛光还热闹地闪在两张陌生的脸上，代他们表情着。杜甲的目光自始就集中在晚香的右眼下眼线，以避开她的眼神却又不致失礼。这会儿，一股难忍的寂静沉淀出晚香的强烈不满。他不能再逃避了，她在逼他打破僵局。说吧，现在说？等一下说？怎么说？他还在盘算着，晚香可耐不住了，搜寻到杜甲目光的焦点，单刀直入劈头就问：“你到底找我有何事？”她的语气和眼神让杜甲以为她真心要听实话，于是乎他脱口而出想了一晚的话



- - 你姊姊好吗？

## 七

盛怒中，沈晚香一路拼过三辆计程车，以破记录的时间冲到了暗香住处。顾不得什么禁止停车的标示，一车头栽进大门口的空位，甩了车门就上楼找暗香。

在数秒电梯旅程里，她匆促地反省了自己二十八年来生命，肯定今日是一生中最大的侮辱。她直觉上认为必须找暗香理论，因为这是她的习惯，一有不如意就找姊姊吵，沈暗香没有不让步的。

她踏出电梯，猛按暗香门铃。屋内人惊得自书房奔了出来，惶惶不安地看着大门。谁？还会有谁？除了晚香外，天下还有谁能按出更急的电铃？她镇静下来，走到门口自鱼眼镜看出，果然是一个扭曲的晚香铁着一张脸，十分骇人。她慢慢松了锁，撤了链，转身就往里走。晚香自己开门进来，一脚将门踢关，正要大步随着暗香进书房，就发现暗香家多了什么。

零乱如昔。书籍杂志落得到处都是，可是在原有的陈年纸味之上，有一股新的气味游动在空气中。说不上来的。晚香一时没有心情去研究，开步追进了书房。

沈暗香端坐在书桌旁，听到晚香进来也不回头。晚香瞪了她的背影一眼，拉了一把椅子，在数步之外坐定。她侧眼打量暗香，长发盘起，手肘支着桌，一双手搭在颈背上。又是一个不说话的。晚香想到杜甲那张紧闭的嘴，火立刻烧上心头。开口就要责备，却吐不出一个字来。说什么呢？骂什么呢？凭什么？暗香目前根本是局外人，我能要求她什么？叫她别碰那个姓杜的？可是我也不要再见他了，所以碰不碰我根本不在乎。如此一想，沈晚香忽然发现自己目的全失，满心的不平和愤怒也顿时瓦解。张口无言，欲恨无因。她开始对自己的冲动感到可笑。为了保住面子，口一闭，起身就走。

才走出书房，那股味儿又出现了。她耐不住疑心嗅着味儿走。最后在厨房门口站定，发现原来晶亮的厨房已蒙上一层油垢，可见近来炒菜动作的频繁。炉台边放了七八样大小瓶罐 - - 薄盐酱油，陈年酱油，生抽，老抽，白醋，黑醋，米醋，浙醋，工盐醋，镇江醋；罐子里贮着长胖的干辣椒，红圆的花椒和饱满的花生。她来回观察着这些暗香的新玩具，忽然大悟，转身拉开冰箱上层，三盒冷冻鸡丁，再开下层，果然一盘剩下的宫保鸡丁端正地供在中央。

晚香一连倒退了几步，站定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把冰箱门狠狠关上，她明白了。

暗香倚着门带着羞涩对她说：“还不太成功，等味道对了，请你来尝尝，看像不像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晚香当下就把发言者易了位，一股劲地把心中的结论全抖出来：“算了吧，是为了他吧，”她指着暗香，“亏你想得出，要我混身油污跟你抢杜甲，我才不干呢！”她疾步擦过错愕的暗香，口中不忘继续：“去啊，去找他啊，他还在找你呢。牛郎织女，快去会面啊！”

沈暗香气得无可忍，伸手扯回晚香，混身发抖地对她说：“沈晚香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你自己的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，不要赖到别人头上，你懂吗？”沈晚香用力甩开不过，目前杜甲的私定亲人还困在亲情的取舍中，难以超脱。基于知识分子的习惯，大小事情她都像做学问般左右思量，内外推敲，心情也随之起伏，耗神至大。今晚，晚香是她难以成眠的原因。

她坐在床上，看着床头台灯光线所及的边缘。明与暗，黑与白，取与

舍，对立的词组，两异的姊妹。做宫保，都是晚香激起的；做后，的确，另一种情绪取代了要向晚香证明的原始动机。

原以为历史是无法重建的，过去也是无法追回的。可是自他开始试做宫保后，她发现滋味是可以复生，回忆也是能重温的。她是在模仿奶奶。记忆中奶奶先下鸡丁过油，她也泡制；下辣椒，她也下。但是她的模仿终究是凭空学字，只能得其大概，难得其真象。因此多日来数十次的演练，总是差一点。难以克服的挫折，使她渐渐对重游过去感到灰心。今天，晚香更令她加倍失望。

亲情，是她想自宫保的滋味中拾回的；奶奶已逝，她指望晚香。或许尝了一盘奶奶的鸡丁后，晚香和自己就能跟小时候一般亲近了。

毕竟血浓于水，杜甲不但是外人，还是个陌生人。何必为他坏了手足？

现在，她渐有所悟：又何必为强求不了的亲情舍去可能的感情？

想到此，她掀被下床，跑到书房，开灯看到了满而溢的字纸篓，松了一口气。熄了灯回到睡房上床再想。夜已死寂，脑力已不济，昏然之间，她坐着睡着了。

## 八

沈暗香步出校门往车站走去。四颗止痛药都压不住的头痛，正自左太阳穴上下延伸，一张一弛，一张一弛，她已经快裂成两半了。

杜甲此刻正卡在车阵中，无聊地四处张望。他左手支着窗沿，烦躁地顺着头发，继而开始使劲地摩挲脸颊下颚。这车阵再不行动，他迟早会把自己的脸给磨平的。

他看到一个身影，一个在反方向等车的女子，左手压着太阳穴，痛苦地看着来车方向。

他的心停住了，眼睛还盯着对街女子，右手已迅速熄了火，扯出钥匙，拉上刹车，左手同时开了门，人跟着跳了出去。

他穿过邻车跃过安全岛，毕直地往前冲。顿时行车鼓噪，刹车喇叭齐鸣，叫声不断：“你找死啊！”“你不想活啦！”杜甲凭眼角余光和经验，前进，闪躲，正眼不离等车的女子。她转过头来了，就是她！“沈暗香，是我！”杜甲挥着手，高声地叫道，又连闪两下，三级跳跃般来到了沈暗香跟前。

寻人终结，杜甲高兴地松了一口气；沈暗香则还被他惊险的行为吓得虚脱。眼前的杜甲，当街的叫唤，在头痛的影响下，她真搞不清是幻是真。可是，自然地，她笑了起来。两人虽然见面不过三次，话说不过三句，却因多日来的一方想念和一方思考，竟搞得像天天见面，十分熟稔。

“回家？”他问，“嗯，”她答。“我送你，”他说，“嗯，不必了，几站就到了。”沈暗香习惯性地客套回绝。

杜甲掩不住内心的失望，初次意识到彼此陌生的事实。这时车阵松动了，杜甲的无主车卡在路当中，其后数十辆驾驶叠声叫骂，金声震天，听在杜甲耳中是在催他快点突破人生行的僵局。他看着沈暗香，觉得两个成年人不该再浪费时间玩年轻人的恋爱游戏了。心一横，抢起暗香的手就把她往车那儿带，边走边回头告诉她：“别说了，沈暗香，跟了我吧！”

这一扯倒把沈暗香扯出了矜持的壳。在过到车旁的短暂时间内，她在庞大都市噪音的鼓噪下，有了一桩感悟：既然两不相厌，何不大胆跨出一步？

感情的可能性不是分析可得的。

待杜甲重新启动车子，再度入行的阵容时，她看他已大不同了。等到来到家门口，她下车的地点时，竟有些依依。杜甲虽感不舍，但这次轮不到他主动了。沈暗香若无言下车，这场默契之恋就算是结束了。两个人枯坐车中，谁也不想先说开口。

终于，沈暗香叹了一口气，左半边脸强忍着痛，右半边强忍住笑，慢慢转过头对杜甲说：“上来坐坐，好吗？”

## 九

他站在她的客厅里，面对着她满壁的书，专心地听着她在厨房的动静。

她开冰箱，她翻找，她关冰箱，她洗菜，她切东西，脆的，软的……她在圆他的梦。每一个步骤，梦中梦到的，现在都配上了音。

他突然发现这些声音都是他听过的——在几乎遗忘的慵懒黄昏，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听着母亲准备晚饭。

他吃惊地屏住了呼吸，颓然地坐到沙发上。他终于明白了。原来他一直都梦到他该梦到的：是那温馨的过程，而不是入口的滋味。

他走进厨房，看到她满脸汗珠地切着葱姜蒜，感动藏着歉疚，他凑近她的耳鬓，轻声告诉她别忙了，因为他已尝到了宫保鸡丁的真滋味。

她停了手看着他，嫣然一笑，她懂。

